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著 尚林霞 林芳 译



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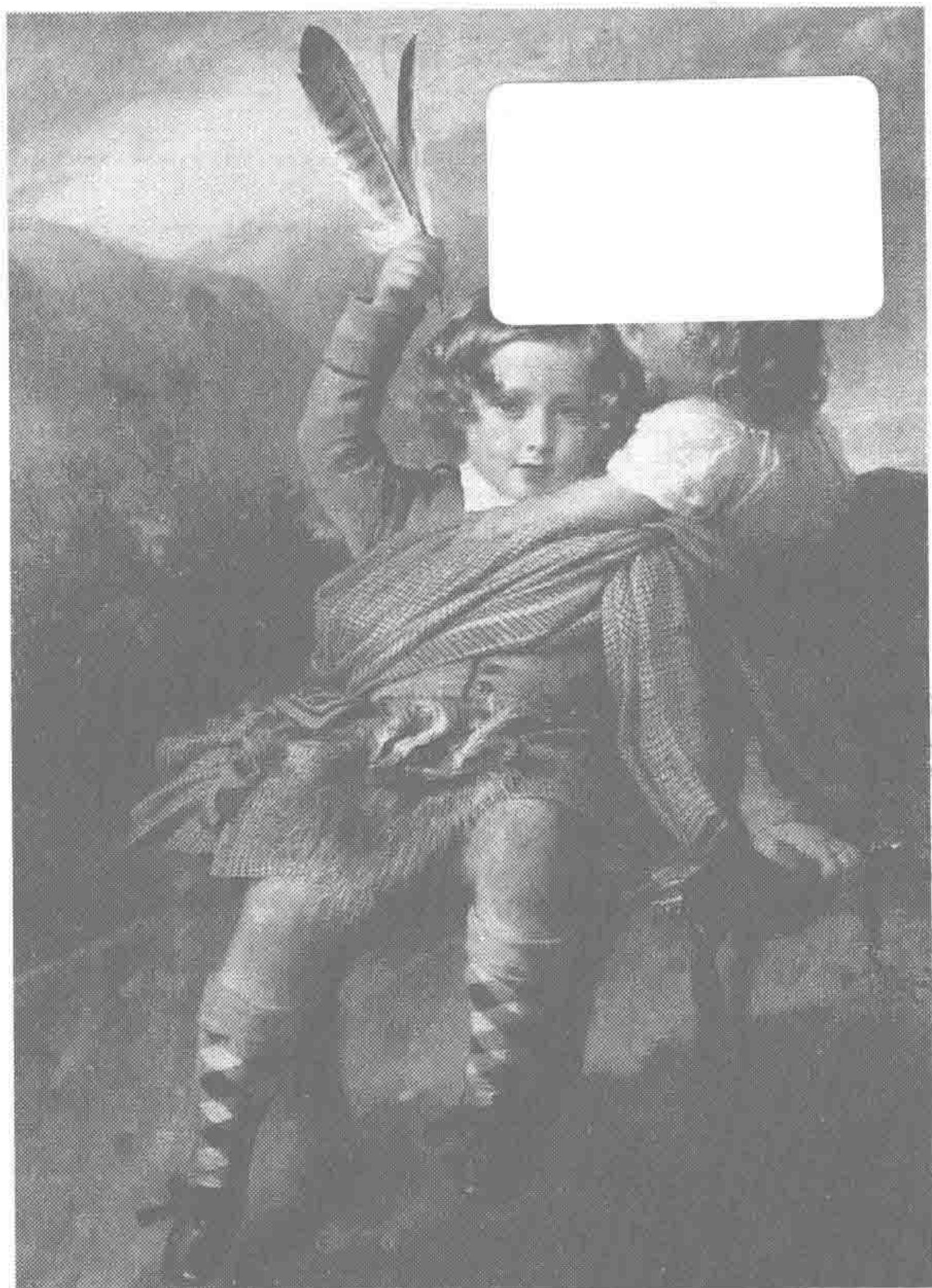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雾都孤儿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3)
第 三 章	(10)
第 四 章	(16)
第 五 章	(22)
第 六 章	(30)
第 七 章	(33)
第 八 章	(38)
第 九 章	(44)
第 十 章	(48)
第 十 一 章	(52)
第 十 二 章	(57)
第 十 三 章	(64)
第 十 四 章	(70)
第 十 五 章	(78)
第 十 六 章	(82)
第 十 七 章	(90)
第 十 八 章	(97)
第 十 九 章	(102)
第 二 十 章	(110)
第 二 十 一 章	(116)
第 二 十 二 章	(120)
第 二 十 三 章	(125)
第 二 十 四 章	(131)
第 二 十 五 章	(135)
第 二 十 六 章	(139)
第 二 十 七 章	(148)

第二十八章	(153)
第二十九章	(160)
第三十章	(163)
第三十一章	(168)
第三十二章	(176)
第三十三章	(182)
第三十四章	(188)
第三十五章	(195)
第三十六章	(200)
第三十七章	(202)
第三十八章	(210)
第三十九章	(217)
第四十章	(227)
第四十一章	(232)
第四十二章	(239)
第四十三章	(247)
第四十四章	(255)
第四十五章	(260)
第四十六章	(262)
第四十七章	(270)
第四十八章	(275)
第四十九章	(281)
第五十章	(289)
第五十一章	(297)
第五十二章	(307)
第五十三章	(313)

第一章

关于奥利弗·退斯特的出生地和他出生时的情景。

在某一个小城,由于诸多原因,对该城的大名还是不提为好,我也不打算给它虚构一个名字。此地和无数大大小小的城镇一样,在那里的公共建筑物之中也有一个古已有之的机构,这就是济贫院。本章题目中提到了姓名的那个孩子就出生在这所济贫院里,具体日期用不着絮烦了,反正这一点对读者来说不可能有任何意义,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

在教区医生把这小东西领入这个苦难而动荡的世界很久以后,人们一直十分怀疑,是否值得给他取个名字;因为这孩子看上去没有几天好活。如果是这种情况,本传记很有可能会永无面世之日,或者说,即便能问世也只有寥寥数页,不过这将具备一个无可估量的优点,即成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现存文献中最简明最忠实的传记范本。

尽管我无意断言,降生在贫民收容院这件事本身乃是一个人所能指望得到的最美妙、最惹人羡慕的运气,但我的确想指出,此时此刻,对奥利弗·退斯特说来,这也许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不瞒你说,当时要奥利弗自个儿承担呼吸空气的职能都相当困难——呼吸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偏偏习惯又使这项职能成了我们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事情。好一阵子,他躺在一张小小的毛毯上直喘气,在今生与来世之间摇摆不定,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于后者。别的且不说,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倘若奥利弗的周围是一班细致周到的老奶奶、热心热肠的大娘大婶、经验丰富的护士以及学识渊博的大夫,毫无疑问,他必定一下子就被结果了。幸好在场的只有一个济贫院的老太婆,她已经叫不大容易到手的一点啤酒弄得有些晕乎乎的了,外加一位按合同办理这类事情的教区外科医生,此外一个人也没有。奥利弗与造化之间的较量见了分晓了。结果是,几个回合下来,奥利弗呼吸平稳了,打了一个喷嚏,发出一阵高声啼哭,作为一名男婴,哭声之响是可以想见的,要知道他在远远超过三分十五秒的时间里还始终不曾具有嗓门这样一种很有用处的附件。他开始向全院上下公布一个事实:本教区又背上了一个新的包袱。

奥利弗刚以这一番活动证明自己的肺部功能正常,运转自如,这时,胡乱搭在铁床架上的那张补钉擦补钉的床单飒飒地响了起来,一个年轻女子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抬起苍白的面孔,用微弱的声音不十分清晰地

吐出了几个字：“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

医生面对壁炉坐在一边，时而烤烤手心，时而又搓搓手，听到少妇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到床头，口气和善得出人意料，说：

“噢，你现在还谈不上死。”

“上帝保佑，她可是死不得，死不得。”护士插嘴说，一边慌慌张张地把一只绿色玻璃瓶放进衣袋里，瓶中之物她已经在角落里尝过了，显然十分中意。“上帝保佑，可死不得，等她活到我这个年纪，先生，自家养上十三个孩子，除了两个外，全都死了，那两个就跟我一块儿待在济贫院里生活，到时候她就明白了，犯不着这样激动，死不得的，想一想当妈是什么滋味，多么可爱的一只小羊羔！想一想吧。”

这番话本来是想用作母亲的前景来开导产妇，但显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产妇摇摇头，朝孩子伸出一只手去。

医生将孩子放进她的怀里，她深情地把冰凉白皙的双唇印在孩子的额头上，接着她用双手擦了擦脸，狂乱地环顾了一下周围，战栗着向后一仰——死了。他们给她揉胸、擦手、搓太阳穴，但血液已经永远凝滞了。医生和护士说了一些希望和安慰的话。而希望和安慰对她已经久违多时了。

“一切都完了，辛格米太太。”终于，医生开口说道。

“呵，可怜的孩子，全了结了。”护士说着，从枕头上拾起那只绿瓶的瓶塞，那是她弯腰抱孩子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怜的孩子。”

“护士，孩子要是哭的话，你尽管叫人来找我，”医生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说道，“小家伙很可能会折腾一气，要是那样，就给他喝点麦片粥。”他戴上帽子，还没走到门口，又在床边停了下来，添上了一句，“这姑娘还挺漂亮，哪儿来的？”

“她是昨天晚上送来的，”老婆子回答，“有教区贫民救济处长官的吩咐。有人看见她倒在街上。她走了很远的路，鞋都穿成刷子了。要说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可没人知道。”

医生弯下腰，拿起死者的左手。“又是那种事，”他摇摇头说，“明白了，没带结婚戒指。唉！晚安。”

懂医道的绅士外出吃晚饭去了，护士本人就着那只绿色玻璃瓶又受用了一番，在炉前一个矮椅子上坐下来，着手替婴儿穿衣服。

小奥利弗真可以称为人靠衣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打从一出世唯一掩身蔽体的东西就是裹在他身上的那条毯子，你说他是贵家公子也行，是乞丐的贫儿亦可。就是最自负的外人也很难确定他的社会地位。不过这当儿，他给裹进一件白布旧罩衫里边，由于多次使用，罩衫已经开始泛黄，打上印章，贴上标签，一转眼已经正式到位——成为教区的孩子——济贫院

的孤儿——吃不饱也饿不死的苦力——来到世上就要尝拳头，遭受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

奥利弗哭得相当起劲。他要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成了孤儿，命运如何全得看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处官员会不会发慈悲，可能还会哭得更响亮一些。

第二章

奥利弗·退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董事会。

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利弗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背信弃义与欺诈行为的牺牲品，他是用奶瓶喂大的。济贫院当局按规定将这名孤儿嗷嗷待哺、一无所有的情况上报教区当局。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咨询济贫院方面，眼下“院内”是否连一个能够为奥利弗提供必需的照料和营养的女人也腾不出。济贫院当局谦恭地回答说，腾不出来。鉴于这一点，教区当局很慷慨地决定，将奥利弗送去“寄养”，换成别的说法，就是给打发到三英里以外的一处分院去，那边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的小犯人整天在地板上打滚，毫无吃得太饱，穿得过暖的麻烦，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们以亲如父母的管教，老太婆把这帮小犯人接受下来，是看在每颗小脑袋一星期补贴六个半便士的份上。一星期七个半便士，可以为一个孩子办出一流的伙食，七个半便士可以买不少东西了，完全足以把一只小肚子给撑坏，反而不舒服。老婆子足智多谋，阅历非浅，很懂得调理孩子这一套，更有一本算计得非常老到的私账。就这样，她把每周的大部分生活费派了自己的用场，用在教区新一代身上的津贴也就比规定的少了许多。她居然发现深处自有更深处，证明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知道另一位实验哲学家的佳话，他自有一套马儿不吃草也能跑得好的高见，还演证得活龙活现，把自己一匹马的饲料降到每天只喂一根干草。毫无疑问，要不是那匹马在即将获得第一份可口的空气饲料之前二十四小时一命呜呼，他早就调教出一匹什么东西都不吃的烈性子骏马来了。接受委托照看奥利弗·退斯特的这位女士也信奉实验哲学，不幸的是，她的一套制度实施起来也往往产生极其相似的结果。每当孩子们被训练得能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坏到极点的食物活下去的时候，十个之中倒有八个半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要么在饥寒交迫下病倒在床，要么一不留神掉进了火里，要不就是偶然之间给呛得半死，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种情

况,可怜的小生命一般都会被召到另一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先人团聚去了。

在翻床架子的时候,没有看见床上还有教区收养的一名孤儿,居然连他一块倒过来,或者正赶上洗洗涮涮的时候一不留神把孩子给烫死了——不过后一种事故非常罕见,洗洗涮涮一类的事在寄养所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发生这样的事,偶尔也会吃官司,很有趣,但并不多见。陪审团也许会心血来潮,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要不就是教区居民公然联名提出抗议。不过,这类不识相的举动很快就会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干事的证词给顶回去,前者照例把尸体剖开看看,发现里边空无一物(这倒是极为可能的),后者则是教区要他们怎么发誓他们就怎么发誓,誓词中充满献身精神。此外,理事会定期视察寄养所,总是提前一天派干事去说一声,他们要来了,到他们去的时候,孩子们个个收拾得又干净又光鲜,令人赏心悦目,人们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不能指望这种寄养制度会结出什么了不得的或者是丰硕的果实。奥利弗·退斯特的九岁生日到了,眼见得还是一个苍白瘦弱的孩子,个子矮矮的,腰也细得不得了。然而不知是由于造化还是遗传,奥利弗胸中已经种下了刚毅倔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广阔的空间得以发展,还要归功于寄养所伙食太差,说不定正是由于这种待遇,他才好歹活到了自己的第九个生日。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是他的九岁生日,他正在煤窖里庆祝生日,客人是经过挑选的,只有另外两位小绅士,他们仨真是穷凶极恶,居然喊肚子饿,一起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之后又给关了起来。这时候,所里那位好当家人麦恩太太忽然吓了一跳,她没有想到教区干事班博先生会不期而至,此时他正在奋力打开花园大门上的那道小门。

“天啦。是你吗,班博先生?”麦恩太太说着,把头探出窗外,一脸喜出望外的神气装得恰到好处。“苏珊,把奥利弗和他们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去,赶紧替他们洗洗干净。哎呀呀,班博先生,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真——的。”

这不,班博先生人长得胖,又是急性子,所以,对于如此亲昵的一番问候,他非但没有以同样的亲昵作出回答,反而狠命摇了一下那扇小门,又给了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一脚来。

“天呀,瞧我,”麦恩太太说着,连忙奔出来,这功夫三个孩子已经转移了,“瞧我这记性,我倒忘了门是从里边闩上的,这都是为了这些个小乖乖。进来吧,先生,请进请进,班博先生,请吧。”

尽管这一邀请配有一个足以让任何一名教区干事心软下来的屈膝礼,可这位干事丝毫不为所动。

“麦恩太太,你认为这样做合乎礼节,或者说很得体吧?”班博先生紧握手杖,问道,“教区公务人员为区里收养的孤儿的教区公务上这儿来,你倒让他们在花园门口老等着?你难道不知道,麦恩太太,你还是一位贫民救济处的代理人,而且是领薪水的吗?”

“说真的,班博先生,我只不过是在给小乖乖说,是你来了,他们当中有一两个还真喜欢你呢。”麦恩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

班博先生一向认为自己口才不错,身价也很高,这功夫既然口才已经显示,身价又告确立,他的态度也就开始有所松动。

“好了,好了,麦恩太太,”他口气和缓了一些,“就算是像你说的那样吧,可能是这样。领我进屋去吧,麦恩太太,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话要说。”麦恩太太把干事领进一间砖砌地面的小客厅,请他坐下来,又自作主张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一张桌子上。班博先生抹掉额头上因赶路沁出的汗水,得意地看了一眼三角帽,微笑起来。一点不错,他微微一笑。当差的毕竟也是人,班博先生笑了。

“我说,你该不会生气吧?瞧,走了老远的路,你是知道的,要不我也不会多事。”麦恩太太的口气甜得令人无法招架。“哦,你要不要喝一小口,班博先生?”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班博先生连连摆动右手,一副很有分寸但又不失平和的派头。

“我寻思你还是喝一口,”麦恩太太留心到了对方回绝时的口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便说道,“只喝一小口,掺一点点冷水,放块糖。”

班博干咳了一声。

“好,喝一小口。”麦恩太太乖巧地说。

“什么酒?”干事问。

“哟,不就是我在家里总得备上一点的那种东西,赶上这帮有福气的娃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兑一点达菲糖浆,给他们喝下去,班博先生。”麦恩太太一边说,一边打开角橱,取出一瓶酒和一只杯子。“杜松子酒,我不骗你,邦先生,这是杜松子酒。”

“你也给孩子们服达菲糖浆,麦恩太太?”调酒的程序很是有趣,班博先生的眼光紧追不舍,一边问道。

“上天保佑,是啊,不管怎么贵,”监护人回答,“我不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底下遭罪,先生,你是知道的。”

“是啊,”班博先生表示赞同,“你的确不忍心。麦恩太太,你是个有同情心的女人。”(这当儿她放下了杯子。)*“我会尽快找个机会和理事会提到这事,麦恩太太。”(他把酒杯挪到面前。)*“你给人感觉就像一位母亲,麦恩

太太。”(他把掺水杜松子酒调匀。)"我——我十分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麦恩太太。”他一口就喝下去半杯。

“现在谈正事,”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连洗礼都没有做完的孩子,奥利弗·退斯特,今天满九岁了。”

“老天保佑他。”麦恩太太插了一句嘴,一边用围裙角抹了抹左眼。

“尽管明摆着悬赏十镑,后来又增加到二十镑,尽管本教区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应该说,最最超乎寻常的努力,”班博说道,“我们还是没法弄清楚他父亲是谁,也不知道他母亲的住址、姓名或者说有关的情——形。”

麦恩太太惊讶地扬起双手,沉思了半晌,说道,“那,他到底是怎么取上名字的?”

干事正了正脸色,洋洋得意地说,“我给取的。”

“你,班博先生?”

“是我,麦恩太太。我们照着 ABC 的顺序给这些宝贝取名字,上一个 S——斯瓦布尔,我给取的。这一个是 T——我就叫他退斯特,下边来的一个就该叫恩文了,再下一个是维尔金斯。我已经把名字取到末尾几个字母了,等我们到了 Z 的时候,就又重头开始。”

“乖乖,你可真算得上是位大文豪呢,先生。”麦恩太太说。

“得了,得了,”干事显然让这一番恭维吹捧得心花怒放,“兴许算得上,兴许算得上吧,麦恩太太。”他把掺水杜松子酒一饮而尽,补充说,“奥利弗现今长大了,留在此地已不合适,理事会决定让他迁回济贫院,我亲自过来一趟就是要带他走,你叫他这就来见我。”

“我马上把他叫来。”麦恩太太说着,特意离开了客厅。这时候,奥利弗脸上手上包着的一层污泥已经擦掉,洗一次也就只能擦掉这么多,由这位好心的女保护人领着走进房间。

“给这位先生鞠个躬,奥利弗。”麦恩太太说。

奥利弗鞠了一躬,这一番礼仪半是对着坐在椅子上的教区干事,半是对着桌上的三角帽。

“奥利弗,你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吗?”班博先生的声音很威严。

奥利弗刚要说他巴不得跟谁一走了事,眼睛一抬,正好看见麦恩太太拐到班博先生椅子后边,正带着一脸凶相在向他扬拳头,他立刻领会了这一暗示,这副拳头在他身上加盖印记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也跟我一起去吗?”可怜的奥利弗问。

“不,她走不开,”班博先生回答,“不过她有时会来看看你。”

对这个孩子说来,这完全算不上一大安慰,尽管他还很小,却已经能

够特意装出非常舍不得离开的表情。要这个孩子挤出几滴泪水也根本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只要想哭，挨饿以及新近遭受的虐待也很有帮助。奥利弗哭得的确相当自然。麦恩太太拥抱了奥利弗一千次，还给了他一块奶油面包，这对他要实惠得多，省得他一到济贫院就露出一副饿殍相。奥利弗手里拿着面包，戴上一顶教区配备的茶色小帽，当下便由班博先生领出了这一所可悲的房屋，他在这里度过的幼年时代真是一团漆黑，从来没有被一句温和的话语或是一道亲切的目光照亮过。尽管如此，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身后关上时，他还是顿时感到一阵稚气的哀伤，他把自己那班不幸的小伙伴丢在身后了，他们淘气是淘气，但却是他结识的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一种只身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第一次沉入孩子的心田。

班博先生大步流星地走着，小奥利弗紧紧抓住他的金边袖口，一溜小跑地走在旁边。每走两三百码，他就要问一声是不是“快到了”。对于这些问题，班博先生报以极其简短而暴躁的答复，掺水杜松子酒在某些人胸中只能唤起短时间的温和大度，这种心情到这会儿已经蒸发完了，他重又成为一名教区干事。

奥利弗在济贫院里还没呆上一刻钟，刚解决了另外一片面包，这时，把他交给一位老太太暂时照看，自己去办事的班博先生就回来了，他告诉奥利弗，今天晚上赶上理事会开会，理事们要他马上去见一面。

奥利弗多少给这个消息吓了一跳，一块木板怎么是活的在(英语里，“理事会”和“木板”二词同形)，他显然一无所知，完全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笑还是应该哭，不过，他也没功夫去琢磨这事了。班博先生用手杖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以便使他清醒过来，另一下敲在背脊上叫他振作起来，然后吩咐他跟上，领着他走进一间粉刷过的大房间，十来位胖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前边。上首一把圈椅比别的椅子高出许多，椅子上坐着一位特别胖的绅士，一张脸滚圆通红。

“给各位理事鞠一躬。”班博说道。奥利弗抹掉在眼睛里打转的两三滴泪水，他看见前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木板，只好将就着朝桌子鞠了一躬。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高椅子上的绅士开口了。

奥利弗一见有这么多绅士不禁大吃一惊，浑身直哆嗦，干事又在背后捅了他一下，于是他索性大哭起来。由于这两个原因，他回答的时候声音很低，而且很犹豫，一位穿白色背心的先生当即断言，他是一个傻瓜。应该说明，预言吉凶是这位绅士提神开心的一种重要方法。

“孩子，”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你听着，我想，你知道自己是孤儿吧？”

“先生，你说什么？”可怜的奥利弗问道。

“这孩子是个傻瓜——以前可能就是。”穿白背心的绅士说。

“别打岔。”最先发话的那位绅士说道，“你无父无母，是教区把你抚养大的，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先生。”奥利弗回答时哭得很伤心。

“你哭什么？”穿白背心的绅士问道。是啊，这确实太不可理解了，这孩子能有什么值得哭的？

“我希望你每天晚上做祷告，”另一位绅士厉声说，“为那些养育你，照应你的人祈祷——要像一个基督徒。”

“是，先生。”孩子结结巴巴地说。刚刚发言的那位先生无意间倒是说中了。要是奥利弗为那些养育他，照应他的人祈祷过的话，肯定早就很像一个基督徒了，而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可他从来不曾做过祷告，因为根本没有人教他。

“行了。你上这儿来是接受教育，是来学一门有用处的手艺的。”高椅子上那位红脸绅士说。

“那你明天早晨六点钟就开始拆旧麻绳（是囚犯和穷人的工作）。”白背心绅士绷着脸补充了一句。

为了答谢他们通过拆旧麻绳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工序，把授业和传艺这两大善举融为一体，奥利弗在班博的指教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被匆匆忙忙带进一间大收容室，在那里的一张高低不平的硬床上，他抽抽答答地睡着了。好一幅绝妙的写照，活现了仁慈为怀的英国法律。法律毕竟是允许穷人睡觉的。

可怜的奥利弗！他何曾想到，就在他陷入沉睡，对身边的一切都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就在这一天，理事会作出了一个与他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已经定了。事情是这样的：

该理事会诸君都是一些练达睿智的哲人，当他们关心起济贫院来的时候，立刻发现了一个等闲之辈绝对看不出来的问题——穷人们喜欢济贫院。对于比较卑贱的阶级，济贫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娱乐场所，一家分文不取的旅店，三顿便饭带茶点常年都有，整个是一个砖泥结构的乐园，在那里尽可整天玩耍，不用干活。“啊哈！”看来深知个中缘由的理事先生们发话了，“要想纠正这种情况，得靠我们这班人了，我们要立即加以制止。”于是乎，他们定下了规矩，凡是穷人都应当自行选择（他们不会强迫任何人，从来不强迫），要么在济贫院里按部就班地饿死，要么在院外很快地饿死。为此目的，他们与自来水厂订下了无限制供水的合同，和粮商谈定，按期向济贫院供应少量燕麦片，配给的情况是每天三顿稀粥，一礼拜两次发放一头洋葱，逢礼拜天增发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制定了无数涉及妇

女的规章制度,条条都很英明而又不失厚道,这里恕不一一赘述。鉴于伦敦民事律师公会(专门处理遗嘱、结婚、离婚的机构)收费太贵,理事们便厚道仁慈地着手拆散穷苦的夫妇,不再强迫男方跟以往一样赡养妻小,而是夺走他们的家室,使他们成为光棍。单凭以上两条,如果不是与济贫院配套,社会各阶层不知会有多少人申请救济。不过理事会的先生们都是些有识之士,对这一难题早已成竹在胸。救济一与济贫院、麦片粥挂上了钩,就把人们吓跑了。

奥利弗·退斯特迁回济贫院的头六个月,这种制度正处于全力实施之中。一开始花销颇大,殡仪馆开出的账单很长,又要把院内贫民穿的衣裳改小,才喝了一两个礼拜的稀粥,衣服就开始在他们那枯瘦如柴的身上哗啦啦地飘动起来。济贫院的人数毕竟和社会上的贫民一样大为减少,理事会别提有多高兴。

孩子们进食的场所是一间宽敞的大厅,一口钢锅放在大厅一侧,开饭的时候,大师傅在锅边舀粥,他为此还特意系上了围裙,并有一两个女人替他打杂。按照这样一种过节一般的布置,每个孩子分得一汤碗粥,绝不多给——遇上普天同庆的好日子,增发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粥碗从来用不着洗,孩子们非用汤匙把碗刮得重又明光铮亮了才住手。进行这一道工序的时候(这绝对花不了多少时间,汤匙险些就有碗那般大了),他们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瞅着铜锅,恨不得把垫锅的砖也给吞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下死劲地吸着手指头,决不放过可能掉落下来的汁水粥粒。男孩子大都有一副呱呱叫的好胃口。三个月以来,奥利弗·退斯特和同伴们一起忍受着慢性饥饿的煎熬。到后来实在饿得顶不住了,都快发疯了。有一名男童个子长得比年龄大,又向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他父亲开过一家小饭铺),阴沉着脸向同伴们暗示,除非每天额外多给他一碗粥,否则难保哪天晚上他不会把睡在他身边的那个孩子吃掉,而那又偏巧是个年幼可欺的小不点。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着一副野性的饥饿目光,饿相吓人,孩子们没有不相信的。大家开了一个会,抽签决定谁在当天傍晚吃过饭以后到大师傅那里去再要一点粥,奥利弗·退斯特中签了。

到了傍晚时分,孩子们纷纷就座,大师傅身着厨子行头,往锅边一站,打下手的两名贫妇站在他的身后。粥——分发到了,冗长的祷告念完之后便是花不了多少时间的进餐。碗里的粥一扫而光,孩子们交头接耳,直向奥利弗使眼色,这时,邻桌用胳膊肘轻轻推了他一下。奥利弗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已经被饥饿与苦难逼得不顾一切,铤而走险了。他从桌边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盆,朝大师傅走去,开口时多少有一点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

大师傅是个身强体壮的胖子，他的脸刷地变白了，好一会儿，他愕然不解地紧盯着这个造反的小家伙，接着他有点稳不大住了，便贴在锅灶上。帮厨的女人由于惊愕，孩子们则是由于害怕，一个个都动弹不得。

“什么！”大师傅好不容易开了口，声音有气无力。

“对不起，先生，我还要。”奥利弗答道。

大师傅操起勺子，照准奥利弗头上就是一下，又伸开双臂把他紧紧夹住，尖声高呼着，快把干事叫来。

理事们正在密商要事，班博先生一头冲进房间，情绪十分激昂，对高椅子上的绅士说道：

“利姆金斯先生，请您原谅，先生。奥利弗·退斯特还要。”

全场为之震惊，恐惧活画在一张张脸孔上。

“还要！”利姆金斯先生说，“镇静，班博，回答清楚。我该没有听错，你是说他吃了按标准配给的晚餐之后还要？”

“是这样，先生。”班博答道。

“那孩子将来准会被绞死，”白背心绅士说，“我断定那孩子会被绞死。”对这位绅士的预见，谁也没有反驳。理事会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奥利弗当下就被禁闭起来。第二天早晨，大门外边贴出了一张告示，说是凡愿接手教区，收留奥利弗·退斯特者酬金五镑，换句话说，只要有人，不论是男是女，想招一个徒弟，去从事任何一种手艺、买卖、行业，都可以来领五镑现金和奥利弗·退斯特。

“鄙人平生确信不疑之事，”第二天早晨，穿白背心的绅士一边敲门，一边浏览着这张告示说道，“鄙人平生确信不疑之事，没有一件能与这事相比，我断定这小鬼必受绞刑。”

穿白背心的绅士到底说中了没有，笔者打算以后再揭晓。如果我眼下贸然点破，奥利弗·退斯特会不会落得这般可怕的下场，说不定就会损害这个故事的趣味了（假定它多少有一些趣味的話）。

第三章

说说奥利弗·退斯特如何险些找到一份差事，但那自然也不会是什么白拿钱的闲事。

奥利弗犯下了一个亵渎神明、大逆不道的罪过，公然要求多给些粥，

在以后的一个礼拜里，他成了一名重要的犯人，一直被单独关在黑屋子里，这种安排是出自理事会的远见卓识与大慈大悲。乍一看起来，不无理由推测，倘若他对白背心绅士的预见抱有适度的敬重之意，只消把手帕的一端系在墙上的一个铁钩上边，把自己挂在另外一端，保准将一劳永逸地叫那位贤哲取得未卜先知的名望。不过，要表演这套把式却存在一个障碍，就是说，手帕向来就被定为奢侈之物，理事会一道明令，便世代代从贫民们的鼻子底下消失了。这道命令是他们一致通过，签字盖章，郑重其事地发布出去的。另一个更大的障碍则是奥利弗年幼无知。白天，他只是伤心地痛哭，当漫漫长夜来临的时候，他总要伸出小手，捂住眼睛，想把黑暗挡在外边，他蜷缩在角落里，竭力想进入梦乡。他不时颤栗着惊醒，身子往墙上贴得越来越紧，他仿佛感到，当黑暗与孤独四面袭来时，那一层冰冷坚硬的墙面也成了一道屏障。

仇视“本制度”的人不要以为，奥利弗在单独禁闭的这段时间享受不到运动的好处，社交的乐趣，甚至宗教安慰的裨益。就运动而言，这时候正值数九寒天，他获准每天早晨到石板院子里的卿简下边去沐浴一番，班博先生在场照看，为避免奥利弗着凉，总是十分殷勤地拿藤条抽他，给他一种全身火辣辣的感觉。谈到社交方面，他每隔一天被带进孩子们吃饭的大厅，当众鞭笞，以儆效尤。每天傍晚，祷告时间一到，他就被一脚踢进那间黑屋子，获准在那儿听一听孩子们的集体祈祷，借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可见他远远谈不上被剥夺了宗教慰藉的益处。理事会特意在祷告中加了一条，呼吁孩子们祈求上帝保佑，让他们成为高尚、善良、知足、听话的人，切不可犯下奥利弗·退斯特所犯的那些个罪孽和劣行，这一番祈祷明确宣布他处于恶势力的特别庇护之下，纯系魔鬼亲自开办的工厂制造出的一件产品。

奥利弗就是处于这么一种吉星高照、备受关怀的境地。一天早晨，烟卤清扫夫甘菲尔先生走到这边大街上来了，他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支付欠下的若干房租，房东已经变得相当不耐烦了。甘菲尔先生的算盘敲得再精，也凑不齐所需要的整整五镑这个数目。这一道算术难题真是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手里拿着一根短棍，轮番地敲敲自己的脑门，又抽一下他的驴，经过济贫院时，他的眼睛瞥目了门上的告示。

“呜——唔。”甘菲尔先生冲着驴子发话了。

驴子这会儿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它可能正在寻思，把小车上两袋烟灰卸下来以后，是不是可以捞到一两棵白菜帮子作为犒赏，因此，它没有听见这道命令，依然磨磨蹭蹭地往前走。

甘菲尔先生咆哮起来，冲着它的脑袋就是一通臭骂，重点针对它的眼睛。他赶上前去，照着驴脑袋就是一下，幸亏是头驴，换上其他畜生肯定已

经脑袋开花了。接着,甘菲尔先生抓住笼头狠命一拧,客客气气地提醒它不要自作主张,这才让它掉过头来。甘菲尔先生随后又在驴头上来了一下,要它老老实实呆着,等他回来再说。甘菲尔先生把这一切搞定了,便走到大门口,读起那份招贴来了。

白背心绅士倒背着双手站在门边,他刚刚在会议室里抒发了一番意味深长的感想。他先已目睹了甘菲尔先生与驴子之间发生的这一场小小的纠纷,又见那家伙走上前来查看告示,不由得眉开眼笑起来,他一眼就看出甘菲尔先生正是奥利弗所需要的那一类主人。甘菲尔先生将这份文件细细看了一遍,也在微笑:五英镑,不多不少,正中下怀。至于随这笔钱搭配的那个孩子,甘菲尔先生知道济贫院的伙食标准,料定他将是一件合适的小行头;正好用来清扫烟囱。为此,他又将告示从头到尾,逐字看了一遍。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皮帽,算是行礼,与白背心绅士攀谈起来。

“先生,这地方是不是有个小孩,教区想叫他学一门手艺?”甘菲尔先生说。

“是啊,朋友,”白背心绅士微笑着说道,“你觉得他怎么样?”

“假若教区乐意他学一门轻巧手艺的话,扫烟囱倒是一个满受人尊敬的行当,”甘菲尔说,“我正好缺个徒弟,我想要他。”

“进来吧。”白背心绅士说。甘菲尔在后边耽搁了一下,他照着驴头又是一巴掌,外带着又使劲拽了一下缰绳,告诫它不得擅自走开,这才跟着白背心绅士进去,奥利弗第一次见到这位预言家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

听甘菲尔重说了一下他的心愿之后,利姆金斯先生说道:“这是一种脏活啊。”

“以前就有小孩子闷死在烟囱里的。”另一位绅士说道。

“那是要叫他们下来,可还没点火,就把稻草弄湿了,”甘菲尔说道,“那就尽冒烟不起火。要催小孩子下来,五花八门的烟根本不顶事,只会把他熏睡过去,他正巴不得呢。小鬼头,犟得要死,懒得要死,先生们,再没有比一团红火更灵的了,他们一溜小跑就下来了。先生们,这太厚道了,就是说,万一他们粘在烟囱上了,烘烘脚板,他们赶紧就得下来。”

白背心绅士似乎叫这一番辩解逗得乐不可支,然而,他的满心欢喜立即让利姆金斯先生的一道眼风给打住了。理事们凑到一块儿,磋商了片刻,嗓门压得很低,旁人单单听到几句,“节省开支,”“账面上看得过去,”“公布一份铅印的报告。”一点不假,这几句话之所以能听出来,也是由于重复了好多遍和特别强调的缘故。

密谈总算停了下来,理事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又变得庄重起来,利姆金斯先生说道:“我们考虑了你的申请,我们不能同意。”